

一匹马两个人

迟子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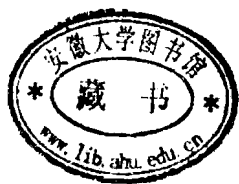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短经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迟子建

一匹马两个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匹马两个人/迟子建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 8
(中国短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4530-0

I. ①一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4085 号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
统 筹: 郑 理

特约策划: 杜 晗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装帧设计: 丁威静

一匹马两个人

迟子建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40,000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30-0/I·3520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月光下的革命.....	1
逝川.....	35
亲亲土豆.....	47
雾月牛栏.....	73
微风入林.....	105
一匹马两个人.....	135
采浆果的人.....	161
一坛猪油.....	189
七十年代的四季歌.....	219

月光下的革命

火车一出关，李昌有的三个孩子就呜呜地哭。李昌有是没什么可哄他们的了，他手忙脚乱地翻了翻背包，骂了句屁蛋精光了，就兀自叹了口气朝窗外望去。然而火车恰在此时杀回了他的目光，一头钻进了一条漆黑的山洞，孩子们哭得更肆无忌惮了。

黑暗中，李昌有听见小女儿怯怯地问：“爹，不回关里了？”

“关里”二字令李昌有的心抖了一下，他的眼睛随之一辣，然后咬咬牙说：“不回了。”

小女儿的哭声在三兄妹中就跟她身上的花衣裳一样突出了。

火车钻出隧道后，就像一个淘气孩子从炕洞里爬出来似的满面尘垢。窗外是荒凉的，窗外是少见人烟的。

“这么多的地都没人种，”李昌有心里想，“开他几亩荒，点上种，秋天时仨孩子就饿不着了。”

可他转而又一想：“种子在哪里呢？”

李昌有想到种子的困难时心情更加沉郁了，而大儿子正哭得如醉如痴，他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打得大儿子气噎了一下，“咯”地笑了一声，然后就不哭了。老大不哭，老二老三也就不哭了。

他们没有到达预期的目的地。火车不走了，据说前方的一个村子的桥让日本人给炸了。一个有着浓重东北口音的黑脸汉子站在车厢口吆喝道：

“想活的就下车，走不下去了！”

他说着打量了一眼李昌有和他身边的三个孩子，火气十足地问：

“这三头都是你的？”

“加上你是四头呢！”李昌有不卑不亢。

“这个世道，孩子生这么多就是累赘！”

李昌有说：“我老婆爱生，我没有办法！”

黑脸的东北人说：“伙计，下了车奔北走，走二十里左右，穿过一片大草甸子，有个叫李恒顺的，是你们本家，他会帮助你们的！”

“哪有平白无故帮助人的？”李昌有心里和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，“在家靠亲戚，出门靠朋友，日后过了好日子回了关

里，让仨孩子给你磕头去！”

“爹，日子过好了还回关里？”小女儿不哭了。

李昌有扯扯女儿的羊角辫，像扯着几根毫无生机的稗草一样，内心充满悲凉。

李恒顺借给李昌有的房子是间马棚。李恒顺那段心情不好，正想有个朋友，李昌有就来了。李恒顺家后院起火，老婆趁他出去卖牲口的时候跟屠夫私通，让卖豆腐的从窗前看见了。卖豆腐的本不是个好事之徒，但因为李恒顺有恩于他，曾经进城帮助他买回一头价低物实的驴，这驴在磨盘前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干劲，卖豆腐的便把李恒顺视为恩人。知恩图报，他将看到的事情吞吞吐吐地告诉了李恒顺。

你真是个犊子。李恒顺站在岸边，月光铺在沙滩的鹅卵石上，现出逼人的青白色，他反复重申着前面那句话。

你是个乐善好施的人，你会饶过这爷们的。屠夫指着水中自己的影子说。李恒顺朝河中的影子啐了一口痰。屠夫便抖擞了一下身子继续对水中的影子说，他是没有过错的，错就错在那个下午他收市太早，想自己的老婆了，回家去寻她，老婆却给远房亲戚家送猪下水去了，而你的老婆正站在门前的榆树下看着我，又是那么听话，一桩好事就做成了。

李恒顺咬了自己的嘴唇，咬疼后气还不匀，他就朝水中的影子扑去，我跟你这犊子拼了，他骂着，水中的影子被他压

碎了，月影混沌了，他呛了几口水，他觉得身子有些往下沉，屠夫跳下去将他扯了上来。

李恒顺说，你救了我，咱们各走各的路吧。

屠夫不动声色地冷笑一声，从沙滩上消失了。

李昌有在李恒顺家住了两个春天后，日子还是不太平。他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去种地，但仨孩子也没少吃粮食。住在人家就得为人家卖命吧，李昌有帮助李恒顺干所有他力所能及的活。但对于李恒顺的老婆，李昌有是不敢搭讪的。他听说过那个月光下两个男人站在河滩旁的故事，他觉得李恒顺太熊了。要是他李昌有，第一先休了自己的女人，然后就揣把菜刀革仇人的命去。不能因为对方是屠夫就手软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李恒顺像他这般，就不会收留他一家人了。

李恒顺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，但却是万般受看，有一种女人就是这样的，越看越对人的心思。她生了两个男孩：一个住在城里的舅舅家念学堂，一个住在家里，却常常把觉睡在朋友家，被李恒顺唤为“野狗”的，所以李恒顺两口子格外喜欢李昌有的独女丫丫。丫丫一受委屈，便能牵动李恒顺夫妇的情怀。他们收丫丫为干女儿。

拜干爹的那天，丫丫穿了新衣裳，脸上还涂了胭脂，眉心打了颗红痣。李昌有坐在炕上的八仙桌子旁，听着丫丫左一声“干爹”，右一声“干娘”地叫着，叫得他满肚子的苦水都翻

起来了。李恒顺喝了两碗黄酒，他身子发虚了，他给丫丫戴手镯的时候手直打哆嗦。

丫丫说，干爹，这镯子能换来匹大马吗？

能换五匹好马！李恒顺说着，就仿佛看见五匹马打着响鼻剽悍地站在他的院子里，这情景令他感动，他的眼泪跟银子一样白花花地流了下来。

你若喜欢马，叫你干爹再给你置匹好马！干娘扯着丫丫的另一只手说。

当晚，微醉的李昌有将丫丫扯到自己的膝前，一遍遍地数落着她，你是个多没出息的孩子，给了你手镯，又要匹马，你又不会骑马，真是丢尽了你亲爹的脸。

丫丫说，我要学骑马。

你还没闻够马的气味！你就住在马棚里！你以为你自己住的是什么金銮殿、老龙宫！你住在马棚里！人家的马棚里！老老少少的都是牲口啦！李昌有歇斯底里地吼着。

丫丫便不吱声了。她压低声说了句，我想娘。

李昌有和丫丫想到一块去了。老婆的坟好几年没人给上了。他也好几年忘了女人。他的孩子吃饱了肚子，他又想了。他想李恒顺可真有福，天天跟着一个看着可人的女人住在一起。他不敢在夜晚时出门，一出门满院子的月光会使他愁肠百转，而李恒顺的瓦房是没有灯光的。“吹灯做伴”，他不敢想这句话。他早早地就拢着仨孩子睡了，夜夜如此。

但今夜他是睡不着了。他出了门，他站在院子里。院子里漂浮的月光使他滑了一下，他险些跌倒。他努力站稳了，然后朝李恒顺的屋子走去，走到窗前，他的腿就没了力气，他瘫在窗下，喊了一声，李恒顺，系上你的裤子出来！

许久之后，李恒顺提着裤带从另一间屋子出来了。而李恒顺的老婆也披着衣服从李昌有看准的屋子出来了。

他们不住在一个笼子里。李昌有心里这样想，心就平和了许多，他摆摆手对他们说，没事了，你们睡去吧。

月光把李昌有的脸洗得很白，似乎还洗出了一股香味，牛乳般的香味。李昌有回到马棚后睡得又香又甜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丫丫长大了。丫丫学会了骑马，李昌有的两个儿子也长成大小伙子了，他们离开了李昌有，到城里闯天下去了。李昌有家不再住马棚，他们住进了一间瓦房，是靠自己的力气盖起来的瓦房，住得很舒坦。窗外的和平终于像流水一样灌溉着田野和两岸的人民了。李恒顺得了场重病，最终一病不起，弥留之际他将守在膝前的一家人都撵到院子里，当然，他留下了一个人，那个人便是李昌有。

这个人的眉毛乱了套了。李昌有望着李恒顺想，一个人将死的时候竟会这么痛苦吗？那人的鼻子不像鼻子，嘴唇不像嘴唇，眼睛也不像眼睛了。他原来是什么样子的？李昌有无法回忆李恒顺平素的相貌了，他那时只记住了李恒顺的心灵，并没想记住他的相貌。现在他想记住恩人的相貌，把他

刻进记忆深处的时候，这个欲乘风西行的人却把一个千变万化的相貌留给他。李昌有的心抽搐了一下，他故作镇静地说，伙计，要死死个高兴不中吗？想想你还有什么事没做完，我又能帮助你的？

李恒顺侧了一下身子，他的五官也随之更加混乱了一刻，然后他喘动着毫无血色的嘴唇说，你要了我的老婆吧。

她跟过屠夫了！李昌有号叫着，你都不和她睡在一块了，让我去捡你的……你的……李昌有住了嘴，因为他从窗前看见那女人正可怜巴巴地立在那，她的目光充满哀怜。

李恒顺再次乞求道，你要了我的老婆吧。他的乞求跟黄昏一样充满了走向黑暗的迫切感。

李昌有说，这是报恩的话，我就答应。

算是报恩吧。李恒顺的脑袋朝炕边滑去，而他的脖子在那一瞬间显得又细又长，他的声音也随之变得细如游丝，他说，你替我革了屠夫的命，替我报仇。

那年在河边，你为什么不幸了那东西？或者作践他，让他永生永世也做个太监？李昌有说到此时浑身振奋了一下。

李恒顺什么也没回答他，他的脖子又扭动了一下，然后停止了呼吸。丫丫首先跑进屋子，犹如一片祥云掠过，她连叫了几声干爹，然后就跪在地下哭泣。李恒顺的老婆也进了屋子，她一头扑到死者的身上，哭得缠绵而凄切。李昌有走到院子里，他的满眼都是泪水，可他的眼泪却流不出来，憋得

他直想骂娘。这时他突然望见卖豆腐的从门前经过，他用手推车推着两板新出的热气腾腾的豆腐，疲惫地吆喝着豆腐味、豆腐味，李昌有就冲出院门跺着脚朝卖豆腐的骂，你这驴，你喊什么，你卖什么，李恒顺他再也吃不上豆腐了。

卖豆腐的听后愣了一下，手抖了抖，就扶不住手推车了，他叫了一声恩人啊，就扯开嗓子哭了起来，哭得李昌有心里有东西往上顶，他的眼泪也随之出来了。

埋葬李恒顺之后，李昌有就制定他的复仇计划。时间：有月光的秋季的夜晚；地点：河边；事件：革屠夫的命；结局：将李恒顺的女人顺理成章地领到自己的炕头上来。

李昌有开始观察屠夫的言行，因而他每日都到集市上买肉。屠夫不光杀猪，也卖肉。他一站在肉摊前，买肉的都拥上前来。屠夫杀猪一刀即可结束猪的生命，而且是速死，用满锅滚烫的开水给死猪洗个透彻的热水澡，猪毛很轻易就会被刮下来。那时候猪看起来就又白又大，黑猪花猪也成了白猪了。开膛要尽快，猪下水一涌出来，好吃这一口的人就一哄而起，这个要肝，那个要肺，另一个却要心或腰子，而屠夫自己独独喜欢吃猪大肠。小肠他是不愿吃的，认为没有猪的味道。猪真正的气味就集中在猪大肠上，吃起来满口油腻，臭烘烘的，却回味无穷。如果有了青辣椒，而那青辣椒又不同寻常地辣，炒上一根猪大肠，一壶黄酒很快就没了踪影。

屠夫宰的猪新鲜，肉味纯正，绝无淤血的腥味，因而买肉

的人不等猪肉上市就围在他的摊子前。而猪肉一上市，不过半小时，一头猪就被分割殆尽。李昌有最近频频地站在买肉的行列中，令屠夫疑窦丛生。他甩给李昌有的肉都是李昌有再三要买的五花肉，皮薄肉嫩。肉从侧面看红白相间，错落缤纷，白中夹红，犹如雪中红豆，而红中夹白的却像晚霞中的一条光带。李昌有将肉提回去连皮切成四方小块，放到锅里红焖，吃得他夜夜想提早把屠夫宰了，将那女人领到自己的炕头。

李昌有观察到，屠夫喜欢揉鼻子。卖肉的间隙就要用手揉几下，有时忙极了就单单用指头触一下，似乎不如此就神气不畅。此外，屠夫还喜欢吐痰，他一吐痰就要回头，“啪”，痰有时就吐在他背后卖青菜的摊子上。摊主是个半大老婆子，经常白白吃屠夫剔下的猪骨头，所以痰落在菜上她也和颜悦色地笑着，然后拿块破抹布将菜上的痰擦掉，无论是萝卜白菜生菜豆角，痰被擦过后依然被买主买走，买回去也就被吃掉了。

屠夫有个最不好的毛病，他不喜欢夜出。他一收市就回家，回家吃饱了就睡觉，他比一般人的睡眠时间要长。此外屠夫还喜欢说反话，他要说今天这猪肉不新鲜，臭死了臭死了，就说明这猪肉鲜极了，非买到一尝为快不可；他说今天这天气怎么他娘的这么好，说明那天是阴的；而他要看上哪一家的媳妇了，则说：你长得丑得不能看了。了解屠夫的媳妇

听后就美滋滋地走了，回家跟自家男人去炫耀去，男人就不打发她到屠夫那买肉，男人自己去，恶狠狠地盯着屠夫粗糙而红润的脸。而若女人不了解屠夫脾性，被说了丑死了的话，就一路疾走着羞愧地回到家里，盘算着做几件像样的衣裳，使自己不难看，那么她穿着新衣裳走到大街上再遇见屠夫时，屠夫仍然骂她丑，骂得有恃无恐，甚嚣尘上，那原本很美的妇人就完全丧失了自信，回家后对着镜子哭个不休。

李昌有站在买肉的行列中，屠夫每每在甩给他五花肉的时候，都要说一句，老兄你的脸色可真好看。

李昌有心想，有一天就不会好看了。

李昌有等待秋天。八月十五是他看好的日子。那天可千万不要阴天。要朗月如洗，风平浪静。他早已磨好的屠刀将扎进屠夫的心脏。最好屠夫在他出刀时不要吐痰和揉鼻子，否则月光下屠夫的那双眼球凸起的眼睛会令他手软的。他一定要宰了他，替李恒顺报仇，也替那些被屠夫杀死的猪报仇。想到为猪报仇，李昌有就乐不可支。

李恒顺的老婆吃饱了饭就坐在院子中的柳树下缝缝补补，她平静地等待着什么。丫丫骑马回来时总是风风火火的，她从不在门口下鞍，而是策马冲进院子，在窗前提一下马缰绳，马踏起的尘土沸沸扬扬，将干娘弄得满面尘垢。

丫丫，你又让马出汗了。干娘的话一落，丫丫就顶嘴说，马不跑出汗就不自由，它愿意快跑，骑马不快有什么意思。

千娘不吱声了，她继续缝补衣裳，但她觉得眼睛发涩，十指也懒惰起来，于是就丢下活回屋了。

秋天像剪纸一样鲜明地贴在窗户上，霜来了，风也变了样，不再像昔日那样柔顺，有些调侃的味道了。李昌有家的锅终日油汪汪的，丫丫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爹，问他就不想攒点盘缠回关里吗？李昌有就一挥手说，在关外住一辈子了。丫丫便明确地说，我要回关里，哪怕是死在回关里的半路上。

屠夫频繁看见李昌有买肉之后，忽然间明白了什么，他甩给李昌有的肉比实际斤数要过一两。他对李昌有说，爷们，李恒顺留下的那个女人还不错吧？不然你怎么天天要吃肉！李昌有就顺水推舟地说，那女人真不赖，我要大补了！屠夫听后一阵大笑，将腰子也切下一半扔给李昌有，爷们，拿去吃吧！这样不过多日，屠夫和李昌有成了酒肉朋友。李昌有出酒，屠夫出肉，猜拳行令，称兄道弟，说古谈今，不亦乐乎。

李昌有心存杀机，因而他喝酒是有节制的。

屠夫说，爷们，喝醉一回成成仙吧。

敢情。李昌有说。

八月十五的前几天不是好日子，天天都下雨。雨把李昌有的心给下毛了。李昌有将磨得雪亮的屠刀拿到手中，他站